

绿牡丹

一
玉
六
册

歙
年
知

知
年
知

PDG

綉像綠牡丹全傳

第二十一回

釋女病登門投書再求婿

却說花振方用手將菜銚萬華三千輕輕捉往來府眾人一个个擦掌磨拳走上前動手門外巴氏弟兄余謙俱怒目豎眼亦欲進門幫助那華三千生得嘴乖眼快被花振方一把捉過已是痛苦難過眾管家上來幫動手之時早看見門外有四五條大漢皆是丈餘身軀直眉豎眼含怒欲進料想這几个家人那見他的對手連忙使个眼色與菜銚萬又開口道老爹莫動手方才說的是頑話老爹就認其真來了那有白使人不把銀子之理菜銚萬亦會其意急忙喝住家人莫要動手眾家人听主人之命却不上前巴

氏弟兄余謙亦就不進來了花振方聞得他說給銀也就不大難
爲他二人說道我原是要的銀子既把銀子我不犯自與你們啣
氣來鑑萬道聞得你上邊人生性耿直故此言戲之你當真不信
以爲寔了分付家人速速稱二十兩銀子給他家人遂稱二十兩
銀子送與花振方 匕匕接了同巴氏弟兄余謙赴駱大爺家去
了不題再表來鑑萬被花振方這一提疼痛不待言矣更兼又被
只一番羞辱其寔難受花振方去後遂與華三千商議道我們回
家將合府之人齊集諒道老兒不過在城外歇住我着他們痛打
他一番方出我中心之恨也華三千道方纔門下因何使眼色與
大爺那門外還站了四五个丈餘身材的太漢俱皆怒氣冲冠欲
要進來帮打的神情幸而我們回爐的快不然我二人那不吃住

他一拳門外四五个人之中門下認得一个其年二十上下的一人乃駱游吉之家人余謙也想是這一衆狠人在此與駱家有些認識不然駱弘勳因何接救他女兒余謙又因何來相幫打他們既然相會駱弘勳必留他家去了那里還肯叫他們下店大爺方才說回家齊了合府之人與他槓打動也動不得這一夥人門下不知他怎樣就與駱家相熟如今必到駱家他家自然相留那駱弘勳英雄不必言矣只他家人余謙那个匹夫門下是久知他的利害乃有名的多肥膊非是誇他人之英雄滅大爺之銳氣即將合府之人未必是余謙一个人之對手來鑑萬道如此說來我就白白受他一場羞辱把了華三千道大爺要出此氣不難門下還有个主意俗語云說得好

強中更有強中手

英雄對內揀英雄

天下大矣豈一余謙而矣大爺不惜金帛各處尋壯士英惟請至家內那時出氣方保萬全棗鑑萬道那非一時之事待我訪着壯士這老頭鬼豈不回去了華三千道這夥狠人雖去但駱弘勳余謙木能就去就在他兩個人身上出氣有何話講來鑑萬聞華三千之言諒今日之氣必不能出了只得含羞忍辱回家俟訪着壯士再講出氣只且不表再說駱弘勳自放下花碧蓮遂同徐松朋回家中分付家內預備酒飯等候又請至內堂又稟知駱太太說花家母女同巴氏妯娌四人俱至揚州又將捉猴子花碧蓮來驚現用床抬不久卽至我家望母親接迎駱太太感花振芳相待厚情何常刻忘今聞得他母女同來正應酬謝連忙出迎

衆早到駱府門首駱太太讓進後堂碧蓮姑娘連床亦抬進後堂
花奶奶巴氏妯娌俱與駱太太見過了禮駱太太向花奶奶又謝
了黃河邊托的厚情駱府使妾早已捧上姜湯前來巴氏妯娌將
碧蓮揀起花奶奶接過姜湯與碧蓮吃了几口將眼睜開問道此
是何所衆人齊道好了好了花奶奶道你已到了駱大爺府上了
駱太太道此乃舍下姑娘心中安定了碧蓮道此刻稍安望太
太恕奴家不能參拜駱太太道好說姑娘保重身體要緊花奶奶
向碧蓮說道我兒你尙不知今日若非駱大爺解救你身已爲肉
餅稍停起來卽謝駱太太道旣係相好何敢言謝但姑娘隊亭之
時恰值吾兒在彼此天意也俟姑娘起來謝神要緊仍將碧蓮安
臥床上大家過來坐下獻茶看官那碧蓮不過受了驚恐一時昏

迷在四望亭隊下落在駱大爺懷中已醒人事只因花奶奶低低那鬼自言語道有了心病雖係母女此事亦要避忌故不好驟然就站起只推不醒及至駱府方作初醒之態這且不必提起却說花振方討了銀子心中焦着女兒隨卽就同巴氏弟兄余謙到駱府而來及至駱府門首駱弘勳徐松朋俱立在門前等候花振方進得門來也不及問名通姓就問道我兒在何處駱弘勳道拾進後堂坐下別无他人家母與老爹已合方二次請進內堂看七令媛何妨花振方道老拙亦要叩見老太七巴氏弟兄亦有甥舅之情也因進內徐松朋駱弘勳相陪花老來至後堂早見女兒也起來同坐在那里吃茶花振方心才放下花振方等衆與駱大爺的母親見禮彼此相謝花振方問媽七道女兒叩謝過駱太爺否花

奶七道將才起來謝過太七了待你回來再謝大爺花振方讓駱
大爺進內叫碧蓮的謝駱弘勳那里肯受禮花振方无奈自家代
女兒相謝駱弘勳請至客廳眾人方與徐松明見禮分坐獻茶花
振方向駱弘勳問道這位大爺是誰駱弘勳道乃家表兄徐松朋
花老又向徐松朋又是一拱手維揚有名人也久仰七徐松朋
道豈敢七常聞舍表弟道及老爹姨舅英勇并交友之義每欲
瞻仰奈何各生一方今晤台面大慰平生花振方道彼此七駱
弘勳分付擺酒不多一時前後酒席齊備共是四席後二席自然
是花奶七首坐不必細言前廳兩席花振方首坐巴龍二席巴虎
巴彪巴豹序次而坐徐松朋駱大爺兩席分陪駱弘勳正陪在花
振方席上三盃之後駱弘勳問道向蒙搭救在世兄至今未得其

信不知世兄性命果何如也花振方遂將約任正于赴王倫家捉
奸因失火回寓次日進城任正于被王倫誣爲大盜已下禁中晚
間進監劫出到王倫家殺奸西門掛頭後回山東將巴氏昆玉盜
王倫之財并自己相送失信之事就不提了恐駱弘勳憎惡則難
於議呈親事將任大爺受傷過重三個月方好現染瘟疾尙未全
愈前後訴了一遍徐駱二人齊聲讚道若非老爹英雄他人如何
能獨劫禁串任世兄之性命寔在是老爺再造之恩也花振方道
任大爺亦欲同來奈因病久未痊值老拙來時付書一封命老拙
而呈遂向搭包內取出雙手遞奉駱弘勳接過同衆拆開一看其
書略曰

分袂之後怀念至深諒

世兄近趾納福

師母大人康健併合府清吉不小可知矣茲瀆者向受奸淫朦蔽如臥穢中反誣弟爲非真有不貸之罪而自傳受屈不辭回府皆隱惡使之心弟自省之深意也但

兄素知弟芥偏塞絡不自悟呼吸與鬼爲侶又蒙

駕由山東轉送花老先生俯救殘喘真囑花老先生面達再祈花老先生諄匕托弟代伊令媛作伐若非賤恙未痊早經來府面懇今特字奉

達又非停妻再娶乃伊情願爲側此

世兄宜爲之事再者虞有娥媼女英 漢有

甘糜二婦古之賢君尚者有正有側何況今人爲然伏冀念數

年相交情骨肉相同望

賞賜薄面速求

金諾谷日面謝大一此

上

弘勳世兄女几

世愚弟任正干具

駱大爺將書札看完書後有認親之事怎好同花老當面言之不
覺難色形之於外面徐松朋看見駱弘勳觀之後有此神情不知
書中所云何事之至席說道書札借我一觀駱弘勳連忙遞過徐
松朋接來一看方知內有認親之話料此事非花駱當面可定之
事也將書遞與駱大爺收過徐松朋明道請飲酒用飯則事飯後再
設眾人酒飲足時家人捧上飯來大家吃飯已畢起身散坐吃茶

值駱大爺後邊照應預備晚酒之時徐松明道適現在兄書內乃
與令媛作伙其事甚美但舍表弟其性最怪守孝而不行叔稚停
待我及言之花振方大喜道賴徐大爺玉成不多一時駱弘勳料
理妥當仍至前所相陪談笑徐松朋邀坐外邊說道表弟亦不必
過挽衆等不遠千里而來其心自誠又兼任世兄走書作媒且他
情願作側室就應允了也无其非理之處駱弘勳道正室尙未完
姻而預定其側室他人則談我爲庸俗一味在妻妾上講究了徐
松朋道千里投書登門再求花老爹之心甚切亦愛表兄之深也
何必直性至此還是允諾爲是駱弘勳卽刻說道若叫弟應允萬
不能須待完過正室再議此事可也徐松朋看事不諧遂進客所
低七回裏花老道方才與舍表弟言之伊云正室未完而須定其

側室他人則認他无礼須待他完過正室再認此事先母明服制
已滿料舍表弟不久卽赴杭州入贅回揚之時令嫖之事自妥諧
矣花振方見事不妥自然不樂但他所言合理也怪不得他且聞
他不久卽去完娶回來再認亦不爲晚道旣駱大爺批此大理老
拙亦无他說要是完姻之後小女之事少不得拜煩玉成徐松明
道那時任兄貴恙自然亦痊我等大家代令嫖作伐豈不甚好花
振方道多承匕匕天色將晚駱府家人擺下晚酒仍照日間序坐
飲酒席中講些鎗棒論些劒戟甚是相投飲至更餘衆人告止徐
松明家内无入告別回去明日早來奉陪駱弘勳分付西書房設
床與花老姊舅安歇他們各有行李舖蓋搬來書房相陪一夜晚
景提過第二日清晨衆人起身梳洗方畢徐松明早已來到吹過

点心花老見親事未妥就不肯住了欲告別回家駱大爺那里肯放留住四五日後徐松朋又請去也頑了兩日花老等諄七告別徐駱二人相留不住遂駱弘勳又備酒賤行又送程儀花老却之不受方才同花奶上外巴氏弟兄等方才起身回山東去了只且按下不提書內又表一人姓濮名萬里字天鵬但不知此人是何人也且所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受約過翻牆行刺始得妻

却說濮天鵬自幼父母皆亡还有一个同胞弟名行雲字天鵬弟兄二人遊蕩江湖習學一身武藝鎗刀劍戟躡蹤等技无所不通原籍金陵逮康人也後來遊蕩到鎮江府龍潭鎮上與人家做了

女婿連弟天鵬亦在那岳家駐扎那僕天鵬自幼在江湖上遊落慣了的雖在岳家總是遊手好閑不管閑事老岳恐他習慣他日難於過活遂對他說道爲人在世也須習個長計生意乃終身活命之資你這等好閑慣了在我家是有現成飯吃衣穿倘他日自家過活有何本事我的女兒難道就跟着你忍飢受餓罷我今把話說在前頭須先掙得百十兩銀子替我女孩兒打些簪環首飾做几件粗細衣服我方將女兒成就不然那怕女兒長至三十歲也只好我老頭兒代你養活罷了那僕天鵬其年已二十三四歲的人活慾之心早動見他妻子已經長成人明知老岳家那里圖他的百十兩銀子東西是立逼他能掙錢而矣僕天鵬自說道我也學了一身拳棒今所得廣陵揚州地方凡華富貴甚多明日且

上揚州走走以拳爲業一年半載也落他几兩銀子那時回來叫
老岳看看我漢天鵬也非无能之人又成就了夫妻豈不是一舉
而兩得躡躡以定遂將自己衣服舖蓋打起一个包成次日辭了
老岳竟上揚州而來到了揚州在小東門覓了一个飯店歇下作
了一日次日早飯之後走到教軍場中看了一看其地寬闊遂在
演武所前擺下一个場子在那里賣拳四面圍了許多人來瞧着
七也俱說道這拳頑得甚好非那長街耍拳可比怎見得有几句
拳歌爲証

開門好打鉄門門緊閉虎牢關拾腿進步踢十怀抹臂搏臉相
陽勢金鷄獨立滑山拳前出飛蛟龍出水後梁羽張虎歸山

漢天鵬在那里頑拳之時恰值華三千與人說話回來也在那里

觀看只看見漢天鵬丈餘身軀拳勢步步有力暗道此人可稱為
 堆土了就急忙回至棗府而回來見棗一萬道大爺道才門下回
 來路過教場看見一個賣拳之人丈餘身軀拳勢又好有凜凜威
 風看他拳棒不在余謙之下大爺如欲削四望亭之耻必在此人
 身上大爺可速叫人請來商議棗一萬自從四望亭捉候回家无
 處不尋訪壯士搃未其人今知壯士就在咫尺心中甚是歡喜忙
 分付家人速到教場將那賣拳大漢來家人領大爺之命不多一
 刻將漢天鵬請來進得客所與棗一萬見禮棗一萬也回了一禮
 與漢天鵬一坐而棗一萬問道壯士上姓大名那坊人氏有何本
 事漢天鵬道在下姓漢名萬里字天鵬係金陵逮康人也今寄居
 鎮江馬上馬下蹤蹤踏踏死一不曉棗一萬道我有一事與你相

問不知你可能否。濮天鵬道：大爺請道何事。來一萬道本城駘遊吉之家人。余謙其人凶惡異常。我等往往受他欺辱。竟不能與之爲敵。今請你來若能打他一拳。我就謝銀一百二十兩。打他兩拳。我謝銀二百四十兩。不拘拳脚打他一下者。一百二十兩。越多越好。記清數目。打過之後。到我府內來領。濮天鵬聞得此言。心內暗自歡喜。我弄他一拳。這個老婆就到手了。遂滿心歡喜。卽刻應承道：非在下誇口自己也。遊玩兩省。從未落人之下。但不知其人住居何處。在不就會他。只恐打得多了。大爺倘變前言。那時怎了。來一萬道放心。七。你如打得他十拳。我足足謝你一千二百兩。分釐不少。華三千道。今已過午。不必去了。明日早到教場。仍以賣拳爲名。余謙是走慣那條路。他見頑拳棒者。他再無不觀看的。我亦

在旁站立他走來時指示與你你用語一聞他卽來那時與你比較你如此他高強卽是你該發財了于是整備飲酒款待濮天鵬此時天晚回寓第二日清早濮天鵬又至栾府相約了華三千同到教場仍在昨日賣拳之所踏下場子在那里頑耍今日與昨日不同昨日不過兄自家頑拳走勢空拳央人湊錢今日是要與余謙賭勝他就不肯先用力氣不過在那里些微走兩個勢出兩個架子正邪畢喝歌走勢余謙同兩個朋友閑遊來至教場察着的人一見余謙但逢聞得余謙大聲叫道余大叔你來看看這位朋友的好拳棒刃余謙但逢聞得那里有個頑拳豈有不看之理遂走至場中觀看華三千使了個眼色與濮天鵬七七早已會意知道余謙到了乃站住說道我聞得揚城乃大地坊城內有几位

英雄特來貴地會會他怎樣三頭六臂的人物今已來了三日并
无一人敢下來頑頑竟虛名非是在也衆人向余謙道余大叔你
看他輕我們揚州竟无人取敢與他頑頑余大叔何不下去我們
大家也古光七比余謙道江湖上頑拳棒若皆是如此說法倒莫
怪他去由他去撲天鵬道我那湖江上賣拳者可比不是口出妄
言誑人錢鈔先把醜話說在頭裡有真本事者再來頑頑若假狠
虛名之輩我小的是不讓人的從所得說

當場不讓父

舉手豈容情

那時美得歪歪斜斜甲枉損了他素日之虛名真要後悔余謙聞得
此言直以目中無人遂下場來答道莫要輕人小弟陪你頑頑撲
天鵬道請問尊姓大名余謙道我是余謙撲天鵬道有真寔學問

就來頑頑若是虛名請回去莫傷和氣余謙將衣一卸交合熟手
之人收管喝道少要胡言丟開架子濮天鵬出勢相迎一來一往
也走了十數個過盪濮天鵬毫無空偏濮天鵬見余謙勢勢諸奇
暗說道怪不得來家說他兇狠異常一個過盪濮天鵬想銀子的
心重也不管他有无空待余謙過去他背後使了個夜馬上梢一
個飛脚照余謙後心踢來余謙雖是過盪却暗暗着個眼望後見
濮天鵬飛脚一來將身一伏從地脚下往後邊一閃早閃在濮天
鵬身後右脚一個捺腿正打在濮天鵬右脇只听得嗒啷一聲
跌在圈子外來余謙進前來用脚踏住將濮天鵬右腿提起說道
你只匹夫往那里去舉拳就打濮天鵬大叫一聲英雄且請息心
不要動手倘若打壞叫我如何回南京見人余謙可伶說道原來

是個外路人饒你性命你過來穿了衣服與衆人一同俱了却
說兵漢天鵬爬起身來收了場子面代羞容卽穿上衣服敗興而
回寨府見了寨一萬道余謙寔是個英雄在下想來明敵非他對
手求大爺指示他的佳處夜晚至其家連駱弘勳一併結果性命
一則削大爺尙日之耻二則報我今日之恨寨一萬道伊父係游
吉之職亦是有餘之家高垣大廈臨晚關門閉戶你怎能進去漢
天鵬道我會登高履險那怕他高墻深壁豈能坑我只求晚間着
人領赴宅邊借利刀一口必不誤事寨一萬聞他能登高心中甚
喜說你如能將他主仆二人結果性命我謝你足紋五百兩文整
借酒飯管待漢天鵬及至更餘時分寨一萬差人領漢天鵬前去
外付快刀一把漢天鵬同寨府家人來至駱府寨府家人自回去

了。撲天鵬抬頭觀看見他左首廂房不太高將脚一蹠上得房來見駱弘勳在書房捲棚底下閑步房內燈火甚明暗喜道這廝合該命絕將身一跳跳在駱弘勳背後立住不吆喝舉刀就砍且說駱弘勳正在那里閑步忽見燈光一晃似呼有人一避光也回首一看早見一人手中不知所捷何物打來駱弘勳好捷快將身往傍邊一閃左脚一抬踢在那人脇窩咯咚一聲跌倒在地一個持步走上用脚踏住喝聲好強人敢黑夜來傷吾也余謙醉夢之中听得駱太爺喊叫之聲連忙起身趕前來看見太爺喊叫之聲連忙起身見太爺躡一人在地余謙忙將燈一照認得是日間賣拳之人太罵道匹夫我與你何仇又何恨日間與我賭勝夜間又來行刺料你性命可能得活將撲天鵬之刀拿過來就要下手那

僕天鵬在地下叫英雄饒命我也无仇恨也非強盜只因使人所
逼圖財而來駱弘勳止住余謙道且叫他起來料他也无甚能叫
他將寔言說來我便饒恕若不寔言再處他未遲駱太太听得見
子着邊捉住了刺客代幾個了環点燈也到廳相問僕天鵬起來
聞說是太太環來遂上前叩拜將他岳丈相逼他百十兩子的文
服首飾方將女兒成就因此來揚城教場賣拳被栾府請去煩我
代他削四望亭之耻倘能打大叔一拳則謝我銀一百二十兩个
人不只高底忘想謝儀日間與余大叔比試敗輸蒙饒小人回至
栾府栾一萬又許我五百兩謝儀叫我來府行刺又被護捉總是
小人該死望英雄饒怒駱太太聞他因妻子不能成就故而開謝
到刺其情亦良苦矣成婚助嫁功德甚大他才言百金足用亦有

限事也說道你旣因親事求財也刻做正事怎代人行刺行此不
長俊之事向駱弘勳道娘以大旬年紀今日做件好事助他日銀
一百二十兩叫他將夫妻成就了也替我積几年壽駱宏勳奉了
母命遂取一百二十兩有零銀子交付僕天鵬七七上接過叩謝
過太太向駱大爺叩謝又與余謙也謝了不殺之恩說道自行非
里不加責罰反贈其銀以成夫婦之事此恩此德我僕天鵬就結
草啣環難報大爺他日倘至敝處再爲補報罷了說畢告辭余謙
開放大門送他出去了駱太太向弘勳說道此事皆向日捉猴花
老索銀之恨如今都結與你身上了今日幸喜知覺得早遭美害
倘奈家其心不死才要受他其害我心中欲要叫你赴他處暫避
一避才好只因這一去

避奸惡命子赴贅

報恩義代婿留賓

畢竟不知駱太太命大爺赴何處躲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受命英雄龍潭遭逢係女

却說駱太太贈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與僕天鵬上上叩謝去了
駱太太向弘勳說道世上冤仇宜解不宜結今雖未遭毒手恐彼
心不死受其暗害你父親服制已滿正是成就你的親事之日你
可同余謙赴杭入贅省得在家意事與他鬪氣駱弘勳道明日再
爲商酌于是各歸其房安歇次日起來着人將徐大爺請來把夜
間僕天鵬行刺被捉贈金之事訴說一遍徐松朋道幸而表弟知
覺不然竟被所算駱弘勳又將母親欲叫我赴杭躲避之語也說
了一遍徐松朋道此舉甚妥一則完了婚姻大事二則暫避奸惡

兩傾毒了駱弘勳道我去也罷只是母親在家先人照應徐松明道表弟放心前去舅母在家愚表兄常來安慰就是了駱弘勳同徐松明又與駱太太議了之時擇了起行日期駱太太又煩徐大爺開單頭面首飾衣服等物路遠不便多帶些微見樣開些也有一千多兩銀子的東西駱太太將銀取出單子亦交付余謙辦余謙領命三二日內俱皆辦妥打起十數個小小包袱臨行之日駱大爺并余謙又打兩付行李徐大爺又來送行駱弘勳又諄諄拜托徐大爺照應家事徐松明一一應承着十數個夫子挑起包袱駱弘勳拜辭母親代了余謙同徐大爺押着行李出南門而去及至徐大爺門首分付余謙押行李先出城僱船就留駱弘勳至家內又奉三杯餞行酒立飲之後二人同步出城來至河邊余謙已

僱瓜州划子已將行李搬上駱弘勳辭過表兄登跳而上徐松明亦自回城船家拔檝開船揚州至瓜州江邊只四十里路遠近早茶時候開船揚州至日中至江邊船家將行李包袱搬至岸上余謙開發船錢早有脚夫木挑行李駱大爺余謙押赴江邊有過江船來搬行李只見那邊來了一隻大船說今日大風你那小船如何過得江其搬行李等我來擺那小船上的船 回頭一看認得是龍潭鎮上船滿臉陪笑道這位大爺過江那大船之人下來搬李物向着余謙道這位大爺過江余謙道不論大船小船我都不管只是就要過江的莫要上船遲延船家道那個自然不多一時把包袱俱下在船內以下上面鋪下船板駱大爺同余謙進來坐下天已過午其風更覺大些余謙道該開船了船家道是了我等

吃了中飯就開船了停了片刻只見船家捧了一盆面水送來道請大爺淨淨面路上好行江駱弘勳道正好余謙接進倉來駱弘勳將手臉淨過余謙也就便洗了洗手臉船家又送進一大壺上好細茶來兩個精細茶杯余謙接過斟了一杯送與大爺駱弘勳掙過吃了一口其味甚美向余謙說道是的大船壯觀卽這一壺茶可知猶未了船家又捧了一個方托盤上面熱湯湯九個大碗乃是燻蹄煨鷄煎魚蝦脯甲羹面斤三鮮湯十絲菜悶蛋之類外有一人提了一個錫飯罐兩個湯碗送進飯來擺在艙中一張小坑桌上說道請大爺用中飯外有六碗頭與大叔用的駱弘勳同余謙清早吃了許多點心肚中並不餓意欲過江之後再吃午飯今見船家送了一席飯菜又有一桌下席進來對余謙道旣他製

辦送來少不得領他的不過過江之後把他几錢銀子■了船內
無有別人叫乘飯用了兩碗余謙也吃了几碗飯吃畢之後船家
進來收去又送進一壺好茶吃茶之時天色已晚茶後了余謙道
家掌想都用過飯了該開船過江了家掌答道大叔未見風息比
前更大些且是頂風江面比不得河頂風何能過得待風一調用
不得一個時辰即過去了大叔急他怎幹嘆余謙看了一看真曲
風色更大也不敢諄諄催他開船到日落時那風不見停息只見
船家又是一夫托盤捧進六碗飯菜仍擺在小桌上又叫聲請翁
用晚飯駱弘勳道不用了方才吃得中飯心中納悶肚內不餓蒙
送來再用些罷同余謙又些微用了些船家仍又收去又是一壺
好茶來余謙又叫船家天已晚了趁此時不過夜間如何開船

家道大叔放心那怕他半夜息風我們也是要開船的不多一時
送進一枝燭台上插一枝通霄紅燭用火点着放在桌上跟手又
是九大盤乃是火肉雞炸卽魚醃蝦鹽蛋三鮮瓜子花生蒲薺之
類一大壺木瓜酒兩個細磁酒杯擺在桌上又叫聲請用晚酒駱
弘勳打笑不過多給他兩把銀子也不好推他同謙二人坐飲余
謙道諒今不能過江少不得船上歇宿小的細想過江之船那里
有這些的套數恐非好船大爺也少飲一杯我們也不開行李就
連衣而臥又將兵器放在身邊若是好船呢今日用他兩頓一頓
酒過江之後多稱兩把銀與他果係不夏之人小的看他共有十
數個騷人我上仆亦不嫌他只是君子防人不得不預爲存神駱
弘勳道此言有理道略飲几杯叫船家收去余謙又道看光景是

明早過江了船家道待風一們我等就開船大叔同大爺若愛坐
呢就在船中坐待倘若困倦且請安臥余謙道但是風一定時就
過江要緊莫誤我們之事船家道曉得七余謙揭起兩塊船板
將兩行李兩口寶劍兩柄板斧俱拿上來仍將船板放下掣一付
行李放在裡邊駱大爺靠倚余謙把船門關閉將自己行李靠船
門停放自己也連衣倚靠駱大爺身邊兩口寶劍自家身邊兩柄
板斧暗想道就是歹人也着從船門而入我今倚門而臥怕他怎
的因此放心與駱大爺倚靠一會不覺二人睡了直至次日天明
方醒余謙睜眼一看船內大亮連忙起來喚醒大爺開船門探望
一回不是昨日灣船所在怎移在這里來船家笑道已過江了大
叔還不知麼余謙得已過江遂走船門仔細一看却在江邊這邊

進船向駱大爺道夜間已經過江我等尚不知道駱大爺道既然
過江船家掌叫來問他船飯錢共該多少稱付與他我們好僱杭
州長船余謙遂將船家喚進問時飯錢共該多少稱給你們我好
僱船長行那船家笑答道大叔把的多我們也說少要得少大叔
也說多離此不遠有一船行主人我同大叔到他那行內說應給
多少爭不爭自有安排且大爺與大叔還要僱杭州長般就便行
內寫他一隻亦是便事駱弘勳問他之言甚是合宜說道我們的
包裹行李無人挑提如何是好船家道那個自然是我們船土人
挑送行中難道叫大叔打挑不成駱弘勳見船家和氣說道如此
甚好于是起船板將包袱搬出十數個船家扛起奔行而去駱大
爺身佩二劍余謙想道船行自然開在江邊走了這半日還不見

到心中狐疑問那扛包袱的人道走了這半日怎還不見到泣心
中那人道快七七不久就到的走過三二里路的光景轉邊之山
頭方看見一座大庄院及至門首扛包袱之人一直走進去了駱
弘勳余謙隨後也至門首抬頭往門內一張心中打了一個寒京
將脚步停住道今到了強盜窩內了只見那正廳大大門面並無
隔間就是這樣一個大窑寧兵內中坐了有七八十個大漢盡是
青紅綠紫言五色面皮都是長大身材早看見門外二人伊談哄
自若全然不採駱弘勳對余謙道既係船行則是商賈人等怎麼
有這惡面皮之人必非好人我等不可進去余謙道我們包袱行
李已被他們挑進去若不進去豈不白送他了事已到此死活存
亡也說不得了少不得進去走走三仆二人邁步進門那門下坐

的人只當看不見由他二人老進了一門見自己包袱在天井以外挑包袱之人一個也看不見抬頭一看只見大廳之上就有張花梨木的桌子兩把椅子并無擺設余謙道大爺在廳上坐坐等他行主駱弘勳走上廳來坐下余謙門外跼立等了頓飯時候見內裡走出兩個人來余謙問道行主人怎還不出來那兩人道我主人才起來哩竟往外邊去了又等了頓飯之時裡邊有一人走出來余謙焦燥道好大行主我等來了這半日怎這等大謨大樣怠慢客人那有個人道莫忙呀我主人才在裡面梳洗盥說了一句也往前邊去了候了半日之後裡邊又走出一個人來余謙大怒道從來沒見一個船行主人做這些身世若不出來我就搬行李走了那人道我主人吃點心就出來了亦往前邊去了駱弘勳

意欲走罷又無人挑担包袱自天明時來到直等到小中時分听得里邊一人問道魚缸上送魚來否又听一人回道天未明時他就送了三担菜到那人道不足中飯菜用分付厨下再宰九十個鷄百十個鴨添着用罷駱弘勳余謙二人听得此言暗京道這是甚等人家共有多少人口三十担上不足用一頓飯菜還宰鷄鴨添用正在京時只見四五個人扛着物件一個人肩扛一個大銅羹盤一個人手擎二尺餘長一把琵琶戩子兩個人同抬一把二十斤的鉄夾剪羹盤戩子放在桌上夾剪掛在壁上一人說道老爺出來了駱弘勳余謙望外一看只見一人有六十多歲年紀臉似銀盆其細嫩可愛有一丈三尺長身軀魁偉頭戴一個張邱毡帽前面訂了一顆兩許重一個珍珠光明奪自身上穿一件玫

瑰紫的棉袄外有一件翠藍杭綾面子銀紅胡縐裡子的大衣也
不穿在身上肩披背後腿上一雙青緞襪示緞鞋也不拔上跣在
腳邊一步七上廳來也不與駱弘勳見禮亦不與他答說將身
子斜靠在花梨方桌上一個嬌傲氣像又見扛包袱的船家十數
人立進來跼妝門傍那行主問道几時上得船船上怎樣款待共
几位客人細細說來但不知船家與行主是何笑法且听下回分
解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書房窺視才郎

却說行主與船家說共几位客人船家用手指着駱弘勳茶謙道
客人只這兩位是昨日中飯時上得船時一盆淨面熱水那行主
掣過筭盤打上一子船家又道中飯九碗那人又打上五個子船

家道飯後細茶一壺又打上一個子晚飯六碗又打上五個子船家道飯後細茶一壺又打上一子晚酒九盤餚饌又打上三個子哈家說弄盤上共打了一十二個用三個一乘共是三十六個子那主人道後有多少酒飯菜茶水共該銀三百六十四兩船脚奉送駱弘勳只當取笑那人將眼一睜說道那個取笑這還是合駕分上若他人豈止這個價錢駱弘勳着他竟是真話代盜道雖家兩飯一酒那里就要這些銀兩倘盤川短少是何以償還那人道這道不怕的如銀子短少就將行李照時價錢留下駱弘勳余謙見說惡言豈不是以勢欺負那里容納得住將身一縱到了廳上便怒目而視大喝道好匹夫敢倚衆欺寡你看俺主仆二人可是受欺之人否只那個六十多歲老兒就問自家人說道庄人來家

你們也該預備兵器才是難道空手淨拳如今他們發怒叫老漢如今道也无可奈何以桌子作兵器遂下一隻桌子輕輕拿起在廳上上七下八左插花右插使得風聲人耳頑了一會仍將桌子放在原處又道再舞一回夾剪罷遂將六十多斤一把鉄夾剪拿起亦是上下左右前後舞了一會仍放在原處駱弘勳余謙暗道桌子夾剪約略却有六十餘斤這老兒舞得風聲咽亮料二人性命必喪與此但見那老兒放下夾剪之後走至捲棚以下向駱弘勳余謙秉着手道駱大爺余大叔莫要見笑獻醜上上駱弘勳聞得呼姓而稱乃說道素未相會如何知我賤姓那老道我雖未會合駕而小婿是蒙大恩駱弘勳京問道不知令婿果係何人那老兒見道卽刺客濮天鵬也駱弘勳主仆聞說是濮夫鵬之岳心始放

下遂說道向雖與令婿相會是在邂逅之交未曾得談請問尊姓大名那老兒道天井中豈是叙話之所請進內廳坐下奉告駱弘勳終懷狐疑那里肯隨他進內那老兒早會其意又道駱大爺放心若有謀財害命之心昨夜在船時早已動手雖賢主仆英男豈能奈船漏之何也駱弘勳細想此言寔无穿我之心如有歹心這老兒英雄并門面中那些豪傑早已將主仆挈住豈肯與我叙話遂放開胆量隨他進內余謙恐主人落單遂緊緊相隨又走進兩重天井方到內客廳駱弘勳抬頭一看琴棋書畫古董玩器无所不備較之前邊真又是一天下也進得廳內二人方才行禮禮畢分賓主而坐早有家人獻茶茶畢駱弘勳道請問老爹上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鮑單名一個福字賤字自安原係金陵建康人也

今寄居在此在下年已六十一歲亡室已死數年只有小女一人
名喚金花年交十七歲頗通武藝捨不得出嫁人家招了一個女
婿喚天鵬在下見在外遊手好閑无有養身之技故我要他百金
聘禮方與之成親不料他前赴揚州賣拳又被奸人乘一萬請去
代伊削耻這個冤家不知高低也不訪問賢主仆是何等之人便
便滿口應承日間會在教場與余大叔比武已經敗與就該知道
總因愛財心重夜門大到尊府行刺又被大爺獲住不惟不加罪
責反賜重財以成婚姻大事此恩无由得報自小婿回來之日在
下卽叫人在府上探信听得大爺期于昨日起身赴杭招親必在
此地經過親身向前叙留諒大駕必不肯來相會故此想法請至
舍下代小婿以振大恩進門又不敢明言雇出大言相圖以觀賢

主仆之胆氣如何身居虎穴并無惧色尙欲爭問真名不愧矣小
女小婿已成親數日持請大爺來吃杯酒驛弘勳聞了這些言
語方釋疑惑之心問道濮姑爺現在那里鮑自安道近聞北直新
選了個嘉興知府不知是那個奸臣之子不日卽至此地不瞞大
爺說凡遇好臣門下之人或新赴或官滿回家從未叫也過去一
個因此信不直恐傷于忠臣義士故叫小婿前去打探已去了兩
日大約明日也就回來了鮑自安見余謙還侍立驛弘勳之傍不
覺大笑道六叔真忠義之人也我將寔言真說了一遍他還寸步
不離好痴子還不放心前邊坐坐去只管在此豈不站壞了余謙
道不妨的鮑自安分付人來將余大叔留在前邊坐去又對余謙
道余大叔你到前邊只可閑談取笑切莫講鎗論棒你先進門時

也看見前面那些人的嘴臉了其心都狠得緊哩細話我撮慢的再告訴你已有人將余謙引到前邊去了駱弘勳又問道方才老爹出來之時謝三十担魚尚不足一飯之用敢問府上共有多少人口鮑自安才待奉告見家人已捧早飯上來鮑自安連忙起身讓坐駱大爺坐的客位鮑自安坐的主席余謙前邊自有人管待不必深言且說鮑自安同駱弘勳飲酒之間鮑自安道方纔說三十担魚不足一飯之菜這到也非妄言寔不瞞大爺說在下自二十歲就在江邊做這道生意先也只是隻把船有十數人小船土有三四人折筭起來也有七八十人你來我去不能全在家中如全來家真不足一飯之用舍下現在人口我與小女兩個家內計用男女四十個還有先大爺進門看見的那一百所差之人長吃

飯者共一百四十二口。邠豈能用這些魚，不過借些言語動大爺之心耳。一問一答，鮑自安應答如流，真博古通今之事，无一不曉。駱弘勳暗想道：此人惜乎生於亂世，若在朝中，真治世之能臣也。用飯之後，駱弘勳欲告辭赴杭，鮑自安道：大爺此話多說了，不到舍下便罷。既來舍下，豈肯叫匆匆就云之理？就在舍下住得十日半月，也不誤贅親之事。待小婿回家，同小女出來叩謝駱弘勳道：我若在府上久住，不赴杭則恐家母心立。鮑自安道：這個容易，大爺寫書一封，內云在舍留頑，在下差一人送至揚州府上老太太。見書自然放心了。駱弘勳見他留心誠切，遂修書一封，又寫一信與徐松明交付鮑自安。七日上接去，叫一所差人，明日早赴揚州投下鮑自安，又整備晚飯，款待臨晚，又擺晚酒飲酒之間，駱弘勳

問道山東振方花老爹認得否鮑自安道他乃早地啊馬我乃江
河水寇倘旱道生意趕下他就通信讓若江河生意登了岸我
就通信讓他不獨相認且是最好弟兄駱弘勳遂將桃花塢相會
與王倫爭鬪王賀通奸在世兄被誣花老爹劫救伏下揚州說親
回望亭捉猴索恨結仇前後說了一遍鮑自安道花振花姊舅本
來英勇過又吾素所知鮑自安又進駱弘勳酒駱大爺酒已八分
遂告止鮑自安道既大爺不肯大飲亦不敢諱敬遂分付內書房
張鋪將駱大爺包袱行李都封鎖空房裡邊另拏鋪蓋應用家人
秉燭鮑自安請駱弘勳進內又走了兩重院子方到內書房裡邊
床帳早已現成駱大爺請鮑老爹後邊安息鮑自安遂辭了出來
問家人道余大叔床鋪設于何處了家人道就在這邊廂房裡余

大叔已醉早已睡了鮑自安道他既安睡我也不去京動他走回後邊見女兒鮑金花在房獨飲等候一見爹爹回來連忙起身問道駱公子睡了麼鮑自安道方才進房尙未安睡叫我進來他好自便對金花道駱弘勳不獨武藝精通而且才貌兼全怪不得花振方三番五次要將女兒嫁他我見你若不定濮天鵬今日相會亦不肯放他又道女你可歸房去罷爲父亦要睡了鮑自安說了即便安睡鮑金花領了父命邁步出門鮑自安將門關緊上床安臥且說鮑金花回至自家臥房因新婚數日丈夫憐云鵬被父差去今在父親房中自飲了几杯悶酒不覺多吃了几杯有八九分醉意細想父親盛誇駱公子才貌武藝又道花振方三番五次要女兒嫁他自然是上等人物但恨我是個女流不便與他相會又

想道聞得他今赴杭贅親被父親留他下來他豈肯久住于此倘他明起身去了我不得會他之面以這般英雄才貌兼全之人豈可當面錯過躊躇一番道有了趣此刻合家安睡我悄悄前去偷看果是何如人也倘他知覺我只說請教他的餘稜有何不可這佳人筭計已定邁動金蓮悄悄往前去了正是

醉佳人比武變臉

美男子守理避身

畢竟不知鮑金花潛至前邊可曾會得駱弘勳否且所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書房比武逐義士

却說鮑金花悄悄的文到前邊到駱弘勳宿房以外見房內燈火尙明而房門已閉恁得能看見駱弘勳之面欲待推門男女之別賁夜恐碍于禮欲待轉回又恐他明日赴杭則不能相見因多吃

了凡杯酒而度老些胆氣大些上前用手推門竟是門着的且說
駱弘勳自鮑老去後在房中坐下想這今日之事好險若非贈金
一舉今日落在他家怎能保全性命以後出門勿論水陸務要認
人要緊又想到這鮑老兒世上人情牙一不通及至談論直長人
學問想了一會起身將門門上坐在床邊卸脫鞋襪正脫下一隻
襪子只听房門响亮似有人推推忙問道何人推門鮑金花答道
是我駱弘勳聞得是婦女聲音心中京疑道聞得鮑老家只有父
女二人其餘者皆婢奴也今寅夜到此却是何人又問道我已將
睡來此何事鮑金花道奴乃鮑金花也聞得駱大爺英勇蓋世武
藝精奇奴家特來領教弘勳聞得是鮑姑娘不敢怠慢連忙將脫
下那隻襪子又穿上起身將衣服整理七七用手將門開放鮑金

花走進門來將駱弘勳上下一看見他真個好個人品怎見得模樣有詩爲証詩曰

虎背熊腰丈二軀

堯眉舜目貌精奇

金朝翩翩佳公子

他年樓閣定名題

駱弘勳舉目一觀見鮑金花生得不長不短中等身材其寔生得相稱怎見得亦有几句詩贊爲証詩曰

淡掃梨花面

輕盈楊柳腰

滿臉堆着笑

一團渾是嬌

鮑金花進得門來向駱弘勳說道拙夫家贈重賄我夫妻銘心不忘今特屈駕室舍以報些須大爺清台坐受奴家一拜弘勳道向與僕兄初會不知鮑府乘龍多有怠慢毫末之助怎敢言惠今蒙老爹盛饌于心寔在不安叩拜二字何以克當弘勳正在讓遜鮑

金花早已拜下弘勳頂禮相還拜過之後兩邊分坐鮑金花道
大駕到舍奴特前來一則叩謝前情二則欲求一教不知大爺吝
教弘勳道尊府乃英雄領袖姑娘武藝精通怎敢班門弄斧鮑金
花道久聞大名何必推凝鮑金花舉目看見書房門後倚着兩條
齊眉短棍站起身來用手拏過遞與駱弘勳一條自持一條諄諄
求教駱弘勳不好過辭此時正是十月中旬月明如晃二人同至
天井中比武你來我去你打我架他二人此一番正是

英女却逢奇男子

才郎月下故佳人

正是男強女勝你誇我愛比較多時駱弘勳時道怪不伊父稱他
頗通武藝我若稍怠必被返個了頭取笑諒他必是瞞父而來今
日此戲何時爲止不見用棍輕輕点他一下他自抱愧自然回去

了蹣跚已定又比了片時駱弘勳觀個空用棍頭照金花左手腕
上一点一則弘勳也多吃了几杯心中原欲輕輕点他一下不料
收留不住点的重了些二則鮑金花亦在醉中又兼比跳一陣酒
越發湧上來了二目昏花不能躲閃值駱弘勳來不閃不躲反往
上迎你只听嬌聲嫩語道聲娘啣手中之棍不能支持弔落在地
滿面通紅往後去了駱弘勳連忙說道得罪七見鮑金花往後
去了自悔道他女子家是好占便宜的今大該点他一下倘明日
伊父知之豈不道我鹵莽遂將鮑金花丟下之棍拾起拏進房來
倚于門後反手將門閉上坐在床邊自悔且說鮑金花回至自己
房中將手腕揉擦手日疼痛少止燈下看了一看盡變了一片青
紫紅腫心中發怒道這個畜生好不識白舉今不過與你比試頑

要忘敢將姑娘打此一棍明日他人聞知豈不損了我之盛名恨
道不免嫌此死人知覺奔前邊將這個畜生結果了性命尚得他
傳言遂拿了兩口利刀復奔前邊而來看官這鮑金花自幼母親
去世跟隨父親過活七八歲上沒投師讀書至十三四歲時詩詞
歌賦无所不通因人大了不候用師就在家中習學女工針指他
父親鮑老乃係江湖中有名水寇天下來投奔他者多凡來之人
不是打死人的凶手卽是大案逃脫強盜進門之時鮑自安就問
他會個甚麼武藝或云鎗之劍都要當面舞弄一番鮑金花相傍
父親見有出奇者卽傳他那人知道他是老爹的愛女誰不奉承
個個傾心胆胆相授因此鮑金花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今日若
非酒醉駱弘勳怎能取他之勝放他心中不肯服輸特地前來此

一回來非比前番是合羞偷行此刻是代怒明走駱弘勳尙在床邊坐着只听得脚步聲音又似婦女行走之態非男子之脚步心內猜疑道難道又是這個了頭不服輸又比較高低不成正在猜疑只听得房門一聲响亮門門兩段鮑金花手持兩口明晃晃的刀闖進門來罵聲匹夫怎敢傷吾舉刀分項破來幸而駱弘勳日間所佩之劍臨晚解放床頭一見來勢凶惡隨手掣劍遮架駱弘勳跳到天井一來一往鬪勾多時駱弘勳道怎麼我只等命苦至此出門就有這些阻他今倘若傷我之命則死非其所我若傷他明日怎見伊父只見鮑金花一刀緊是一刀駱弘勳只架不還自更餘鬪至三更天氣駱弘勳又想道倘若廂房余謙京起必來助我那個倪家一怒則要殺人那有容納之量不免我往前院退之或

者女流不肯前去也未可知且哉且退退出兩重天井到了門間
飯店內廳鮑金花那里肯捨仍隨來相鬪駱弘勳看見客廳西首
有一風火墻頭不高不免登房躲避諒他必不能高上遂退至墻
頭跳上屋上鮑金花道匹夫你會登高諒姑娘不能登高也將金
蓮一蹤上了房子賭鬪駱弘勳跳在這廳房屋上鮑金花隨在這
廳房屋上駱弘勳跳在那個屋上鮑金花也隨那個屋邊討房也
跳過了四五進到了外邊尋房真個好一場大鬪刀去劍來互相
隔架有詩爲証詩曰

刀劍寒風耀月光

二人賭鬪逞剛強

弘勳存架惟招架

鮑女懷嗔下不良

且哉且走駱弘勳低頭望下一觀看見房後竟是空山了見山上

茅草甚深自想道代我臥在草內隱避令他不見他自然休歇遂將脚一蹤下得房來且喜茅草雖深而稀遂隱于其中鮑金花才代隨下心內想道他隱于內他能看見我我却看不見他倘背後一劍來豈不命喪他人之手說道暫饒你這匹夫一死見他方從房上跳進里邊去了駱弘勳步出草林道這是那里說起欲代仍從原房回去又怕那個了頭其心不休約略天已三更餘時不若乘着這個月色在此閑步等至天明速辭鮑老去赴杭州爲要但不知此山是何名色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聖僧

却說駱弘勳遂在空山以上步來步去只見四圍並無一個人家居在遠遠見黑影里有几進房屋月光之下也有不甚分明似呼

一座廟宇山右邊有大大松林其餘有一片草茅轉身觀山在
就是鮑老住宅前後仔細一看共計前後一十七進心內說道鮑
老可稱爲巨富之家我昨日走了他五六重天井邊只在前半截
昨日聞得他家長住者也有二百四十二口這些房屋覺乎太多
正所謂富屋德深了正在觀看之際耳邊所得呼呼風响一狐皇
羶氣味難聞轉臉一望只見一隻斑毛吊睛大虫直照松林去了
駱弘勳見了毛骨悚然說道此山那里來此大虫幸虧未看見我
若被他看見雖不怎樣又廢手脚未有片時望見一人手持鋼叉
大踏步飛奔前來駱弘勳道賊窩那有好人此必剪徑之人今見
我隻身在此前來劫我遂將兩把寶劍惡狠狠的拿在手中等候
及至面前一看不是劫徑之人竟是一位長老只見他問訊說道

壯士何方來者怎麼賞役在此豈不聞此山之利害乎弘勳舉手
還禮說道長老從何而來既知此山利害又因何負夜至此那和
尚道貧僧乃五台山僧人家師紅蓮長老愚師兄弟三人出來朝
謁名山過路于此聞得此山有几隻老虎每每傷人貧僧命二位
師弟先去朝山持留在于此以除此惡物也日日夜間在此尋除
總未見他適才在三官殿廟內以南遇見一隻大虫已被貧僧上
了一又那孽畜疼痛急急跑來貧僧隨後追趕不此孽畜去向駱
弘勳方知他是捉虎聖僧非歹人也遂說道在下亦非此處人氏
乃揚州人姓駱名賓字弘勳指着鮑自安的房庄道此乃敝友在
下權住彼家今因有故來此那長老道向年北直定興縣有一位
駱遊擊將軍駱老爺亦係廣陵揚州人也但不知係居土何人駱

弘勳道那是先公和尚復又向說道原來是駱公子夫敬七七弘
勳道豈敢七七適才在下見隻大虫奔入樹林內去了想是長老
所趕之虎也那和尚大喜道既在林中待貧僧捉來公子在此少
待貧僧回來再叙說罷持叉奔林中而去駱弘勳想道素聞五百
山紅蓮長老有三個好汗徒弟不期今日得會一位真意外之幸
也正在那里得意耳邊又听得風聲簾味還只當先前之虎又被
這和尚道來舉目一看又見兩隻大虫在前一位行者在後持了
一把鋼叉如飛趕來那兩隻大虫急得吼叫如雷奔入先前弘勳
躲身一片茅草穴中駱弘勳京呀道幸我出來若是仍在里邊必
受這孽畜之害只見那位行者追至茅草穴邊又桿甚長不便舞
弄將叉一拋斗個碗口叉小認定虎脇下一下虎的前爪早已舉

起他復將身一蹉讓過虎的前爪照虎脇下一拳那虎咯咚臥地
復又大吼一聲後爪蹬地前爪高高豎起望那行者一撲又轉身
向左一撲向右一撲虎力漸猥早已被那行者趕上用腳踏住虎
頸又照胸脇下三五拳虎已嗚呼哀哉那行者又至茅草穴邊拾
起鋼叉照前攢刺只見那隻大虫又吼的一聲蹶出草穴往南就
跑那行者持叉追之三五步將叉擲去正插入虎屁股以上大虫
吼的一聲代叉前跑行者隨後向南追趕去了弘熙暗京道力擒
二虎真爲英雄可見天下大矣小小空山一時而遇這二位聖僧
以後切不可自滿自足總要虛心謙讓爲上也惜乎未得這位聖
僧上下正在讚美又見先前那個和尚一手持叉一手拉着一隻
大虫走將前來道聲駱公子多謝指引已將這孽畜獲住了駱公

子請觀一觀弘敷近前一看就像一隻水牛一般其形另人害怕
遂讓道若非長者佛力英雄他人如何能捉和尚道阿彌陀佛蒙
菩薩暗佑在此三月工夫今始捉得一隻還有兩個孽畜不知几
時才得撞見哩略弘敷道適才長老奔樹林之後又有一位少年
長老手持鋼叉追趕二虎至此三五拳已打死一隻用手一指說
道這個不是那隻腿上已今中了一叉代叉而逃那長老追趕南
邊去了惜乎未問他個上下和尚大喜道好了上他今也撞見
那兩個完我心願略弘敷道長老亦認識他麼和尚道他乃小徒
也正叙話之間那行者用叉叉入虎腹叉桿担在肩担了來了和
尚問道黃胖捉住了麼那行者道仗師父之威今日遇見兩個大
虫已被徒弟打死了可惜那隻未來若三個齊來一併結果了他

省得朝朝尋找和尚道那隻我已打來這不是麼那行者道南無
阿彌陀佛虎的心事了了和尚道駱公子在此行者道那個駱公
子和和尚道定興縣遊擊將軍駱老爺的公子行者忙與駱弘勳見
禮和尚道駱公子既與鮑居士爲友因何黃夜獨步此山駱弘勳
卽將與鮑金花比武變臉越房隱避之事說了一遍欲待翻房回
去又恐金花醉後其心不休故暫步于此以待天明告辭赴杭不
料幸逢令師徒得遇尊顏和尚道三官殿離此不遠請至廟中坐
以待旦如何駱弘勳道使得和尚肩背一隻大虫只行者又担兩
隻猛虎駱弘勳隨行不多一時來至廟門和尚將虎丟于地下腰
內取出鎖匙開了門請駱大爺到了大殿坐下黃胖將虎担進後
院放下又走出將門前一虎亦提進仍將廟門關閉和尚分付黃

胖道煮上斗把米的飯白菜蘿蔔多加上些作料製辦兩碗我們
出家人駱大爺他也不怪無菜胡訕用点弘勳一夜心中正有些
飢餓說道在下俗家長老出家在下尙未相助香資那有先領盛
情和尚道此米麵柴薪亦是鮑居士所送今雖食貧僧之齋寔憂
鮑居士也駱弘勳又道旣蒙盛情在下亦不敢過却比時只得我
三人何必煮斗米之飯和尚道這不過當点心早晚正飯時斗飯
尙不足小徒一人自用哩駱弘勳道此飯量足見此山伏虎如猶
也黃胖自去下米煮飯做菜不待言矣駱弘勳道通終山前也來
請問長老賢師的法號望乞示知和尚道貧僧法名消安二師弟
悄悄計三師弟消月小徒上未起名因他身長胖大他姓黃遂以黃
胖呼之且不講駱弘勳同消安二人談叙且說余謙醉臥一覺睡

至三更天氣方醒自悔道該死也今日初至鮑家就吃得如此
大醉豈不以我爲酒徒且太爺不知此刻進來否我起來看看爬
將起來走出廂房先進來時雖然有酒却記得太爺床舖在于書
房房內燈火上明房門亦未關閉邁步走進並無人在內遠只當
在前邊飲酒未來又走向內廳燈火皆熄京訝道却在何處去了
又回到內書房仔細一看見床上有兩個劍鞘京道不好了想道
鮑自安終非好人日以好言撫慰將我主僕調開夜闌來房相害
太爺知覺拔劍爭鬪但他家強人甚多我的太爺一人如何拒敵
諒必凶多吉少遂大聲吟唱高聲喊道鮑自安老匹夫外貌假仁
假義內藏奸詐將我主僕調開夜問謀害速速還我主人來便了
不然你敢出來與我鬪三合他從書房外頭一直跑到後邊有詩

讀他為主詩曰

爲王無踪動義肝

却忘身落在龍潭

忠心耿直無私曲

氣冲星月令光寒

却說鮑自安正在夢中猛然京醒不知何故有人喊叫忙問道何人在外大京小佐余于道鮑自安老匹夫起來我與你鬪他几合拚個你死我亡鮑自安聞得是余謙聲音心中大京自說道他有个邪病不成我進來時他醉後已睡此時因何吵罵連忙起身穿衣問道余大叔已睡過如何又起來余謙道不必假做不知我主人遭你殺害不作不知快些出來拚几合鮑自安聞說駭大爺不知殺害何處亦京慌起來忙把門開了走出來相問余謙見鮑自安出來狂奔上前舉起雙斧分頂就砍正是

因主作恨拼一命

聞友着京失三魂

畢竟鮑自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自安尋友三官廟

却說余謙一見自安走出來狂奔前來舉起雙斧分頂就砍自安手無寸鉄見來勢凶猛將身往傍邊一蹠已離丈把多遠自安說道余大叔且暫息雷霆我是不知情由慢慢講來余謙道我主僕二人落在你家里我先醉臥我主人同你飲酒全無踪跡自然是你謀害了你只推不知好匹夫那里走邁步趕來只見鮑金花手執雙刀從房里躍將出來喝道好畜生怎敢撒野你主人以相傷手腕你今又以斧傷我父莫要行凶看我擒你迎住余謙二人

在天井中刀斧交加大殺一陣鮑自安見女酒尚未醒聽見女兒

說以棍傷他手腕一定是女兒偷往前邊計較比試之時被駱弘
勳打了一下素知女兒道不服輸變臉真鬪駱弘勳乃是精細之
人不肯與他相較隱而避之遂遠遠的向着余謙打了一躬說道
我老頭兒寔在不知乞看我之薄面暫請息怒待我我尋大爺要
緊又喝金花道好大胆的賤人還敢放肆余謙見鮑老倍禮又喝
罵女兒遂兩下收住兵器自安問女兒道你方才說駱大爺棍傷
手腕你把情由慢慢講來鮑金花含怒道女兒聞他英名蓋世特
去領教他不識抬舉大胆一棍照我手腕傷之至此疼痛難禁已
成青紫又被女兒持刀爭鬪伊越房逃入空山去了女兒之氣尚
未得出余謙這畜生反來撒野待我先斬其僕後斬其主說畢又
舉刀又要爭鬪鮑老大喝道好賤人還不回房等待何時駱大爺

係何等英雄不肯與你諍較豈惧你而避但空山之上有三隻大
再往往傷人駱大爺有些損傷叫我怎見天下之義士金花被父
禁責含怒圓房余謙聞說空山有三隻大虫大爺躲避其山必然
性命難保不由的大怒罵道明明同心共害做出這些圈套我總
與你拼了這條性命罷了鮑自安道大叔錯想了我若有心相害
你先醉臥之時久已謀害了還待你醒來我們閑話少說莫要耽
悞了時刻速速着人上山找尋大爺要緊倘有不測大叔再罵不
遲余謙道且容你去尋找如有損傷回來再與你講余謙這一吵
鬧後邊所用四十個男女前而听差的一百英雄俱皆京起問信
鮑自安化了二十個听差之人放開大門往空山而來前前後後
左左右右尋找了兩個週圍不見踪跡心中甚是京慌又想道卽

被大虫之害倒底有点形跡且駱大爺英明之人卽遇見隻大虫也未必就遭其害尋來找去天色已將發白來到三官廟前鮑目安道有了消息了消安師徒夜夜在山捕虎再者見人必然動問或齊知道駱大爺去向亦未可知等我問他一問遂上前敲門黃胖在厨者飯消安起身開門一見鮑自安一臉愁容帶領了二十餘人忙問道老師今夜遇見一人否消安道莫非駱公子麼鮑自安大喜道正是消安道現在殿上吃茶呢鮑自一衆人進內消安將門關閉來至大殿駱弘勳早已迎出鮑自安向弘勳謝罪小女無知多有冒犯希乎把老拙唬死駱弘勳道山中步月幸遇長老師徒又蒙賜齋故未回府使老爹受京有罪也鮑自安道我所懼者非別此山有几隻大虫恐京大駕駱弘勳遂將消安師徒英

勇世上罕聞消安道蒙菩薩暗中護祐故而擒之非愚師徒之能也正說之間黃胖飯菜已熟捧上大殿鮑自安同食些須吃畢之後鮑自安道惡虫已經賢師徒慈願已遂真喜事耳舍下今備菲酌請法駕過舍一則與老師賀喜二則與駱大爺相談消安道愚師徒戎葷已久恐席上不便鮑自安道曉得七七自有素筵款待又道虎肉乞賜些須令外庖製奉敬駱大爺消安道有七七後邊現臥三隻愚師徒要他無用居士令人剝下皮來盡皆取去鮑自安命隨來之人拿利刀剝後邊拿去邀消安駱弘勳先行消安又分付黃胖等候大吏剝完鎖上殿門再赴居士家領齋說罷二人同鮑老出廟而行直望鮑府而來駱弘勳在路暗道余謙道個匹夫難道醉死了鮑家許多人來尋找反不見他及至鮑家庄上

天已早茶時候過了護庄橋只見余謙手持雙斧在大門外跳土
跳下在那裏辱罵駱弘勳道這匹夫早晨又吃醉了不知與何人
爭鬧鮑自安道夜間若非老拙躲閃得快早爲他斧下之鬼將夜
間吵罵至後邊我房外我方知道問其所以方知小女得罪大駕
躲至空山恐大臣京嚇大駕哀告余大叔皆且僥倖讓我費人尋
我倘有不測殺斬未遲他老人家才放我出來至今不見大爺回
來只當大爺有傷故又跳罵了駱弘勳道有罪有罪待我上前打
這畜生鮑自安道我與大爺雖會日後是不啻久交那個還記怪
不成正是余大叔忠義過人胆量出衆非老拙自齊卽有三頭六
臂之徒若至我舍下也少不得收心忍氣余大叔今毫無懼欲尙
拼命報主非忠義而行麼且莫攔他他看見大爺駕回自不跳罵

了離庄不遠余謙看見駱大爺同二人回來滿心歡喜住了跳罵
遂垂手侍立等待三人走到門首鮑自安向余謙道余大叔你令
主人今日好好的在此你可饒了我老頭兒命罷余謙道該死該
死得罪得罪亦隨了進來三人到了內客廳重又見禮分賓而坐
家人獻茶吃茶之時黃胖同了剝皮人衆俱進來担了多少虎肉
鮑自安將黃胖師請上客廳序坐分付將虎肉担進廚房烹調又
分仕分製辦一東潔淨齋飯分派已畢陪人坐談駱弘勳道空山
甚小且遠江不遠人烟閑雜之薪如何存得三隻大虎鮑自安道
此虎來日不久納計三個年頭乃柴舡上帶來一隻母虎至此渾
柴彼躲避下來那知他腹內懷孕後來生下兩隻小虎因此共成
三隻今被二位老師盡獲除此一方之害功德無量矣正叙談之

開門上人進來稟道啟老爹得知正前遠遠來了六騎牲口花振芳老爹妨舅五人還有一位思面紅須却不認得將近已到庄前特稟老爹知道鮑自安大喜道來得正好大家一會亦可謂英雄聚首了便問消安師道山東花振芳老師可曾會過否消安道雖未會面却聞名久矣鮑自安道那一位黑面紅須却是那個駱弘勳道既與花老爹回來必是世兄任正干了鮑自安只是任大爺無疑矣消安師少坐我同駱大爺出迎消安道既是二位出迎我師徒豈有坐待之禮大家同去走走于是四個人同至大門畢竟不知會見有何話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振芳覓婿龍潭庄

話說四人同至鮑府大門早見六騎牲口已過護庄橋離庄不遠

花老一衆見鮑駱同兩個和尚出來逐各下了牲口手拉編韉步行至門在路相見各各洒泪衆人揖讓而進至內廳各自見禮分坐獻茶花振芳向駱弘勳道昨日同任大爺至府聞老太太說大駕前日起杭卽欲就回家老太太諄諄賜宴又將徐大爺請來作陪昨晚家報到府方知大駕留于鮑府今早趕奔前來一會駱弘勳道前路過此地蒙鮑老爹盛情故而在此不知老爹至台失迎失迎鮑自安在正干花振芳消安師徒巴氏弟兄彼此連名道姓各道皆聞名久仰的言語叙談已畢家人稟告虎肉已熟餚饌素齋俱已齊備請老爹安席鮑自安分付拿酒設了一席兩席草席一席素席首坐花振芳二坐任正干三坐巴龍四坐巴虎五坐巴彪六坐巴豹七坐駱弘勳主席是鮑自安相陪消安師徒俱在素

席酒過數巡，肴上幾味，只見葷席上家人捧了兩大盤虎肉，在老
問起來，鮑自安將昨晚睡後小女與駱大爺比武駱大爺躲讓
空山相遇，消安師徒力擒三虎，今夜我至三官廟相邀來會，情由
說了一遍，又道在大爺同巴氏賢比仲老拙，請遠怕不至，只你這
葷障腿偏長，今日弄一稀爛之物，並不能偏你花老道，只還弄你
孝順我老人家，倘未至，你就辦此異味，候我大家笑了一回，虎肉
比牛肉更羶，在駱二人不過些微動動，則不能吃了，他六位英雄
吃了兩盤，又添兩盤，好不利害，三隻虎被鮑自安家中一頓食，早
已完了酒飯，已畢，大家起來散坐，花振芳同鮑自安走至這一邊，
遂將今來特為女兒姻親之話，告訴一番，叩煩鮑自安同任正干
作伐，鮑自安應允，遂與任正干約同做媒的話，遂同邀駱弘勳至

外言之駱弘勳道我向目已經回過待完過正室之後再議今日
怎又諄諄言之任正干道世弟不知花小姐感你四望亭救命之
恩立誓終身許你見你不允一口氣悶于心中又兼四望亭京嚇
過回家得了大病無拘寤寐之間總言世弟大恩難報花老夫婦
見女兒終身決意許你寬慰女兒道待愚兒病好央我作媒保親
必成花小姐知愚兒與世弟不啻同包言無不所以此稍開心懷
而病勢可痊今值愚兒賤恙瘥可携同巴氏昆仲不辭千里而來
三議其親世弟從之爲是也鮑官安道任大爺之言甚是有禮且
天下英士多多花老父女之意在大駕身上三番五次登門相求
此乃前緣天意也駱大爺當三思之駱弘勳道蒙情做媒二公之
意不薄我矣但妻妾之事非我志也煩二公轉致花老叟或桂家

女兒今日死了我則聘他女兒爲妻如今叫我應承萬萬不能詩
言回復同進客廳鮑自安摘出花振芳先將駱弘勳決絕之言相
告禮個花振芳氣得面黃唇白說道這個小畜生好不識抬舉你
既不允認我女兒必是一死我女既死我豈肯叫你獨生我將十
三省內弄十三件大案在小畜生身上看他知我的利害鮑自安
忙止道不可不可若此一舉令愛皆有損命之憂既愛之人又何
忍殺他小小年紀又是公子性格那里比得你我經過大敵依我
之見便附花老之耳說道此事須如此如此只般只般就是他擺
佈了那時不怕他不登門求親兩命無虧終成好事據你使得使
不得花振芳聞得鮑老之言改憂爲喜說道此計甚妙二人伏又
來至客廳與衆談論自若一毫不形于色及至中飯時節又擺中

飯仍是兩席葷一席素一回飲酒飲酒之怕鮑自安向花振芳道
你何日在定興怎樣劫救任大爺你可從頭細細稟我知道如若
有功自有重賞花振芳道我的見听我道來遂將二更相約捉姦
回廟看火失信次日任正千大爺被誣夜間劫救及至西門伏奔
王倫家殺姦一時慌迫竟錯殺二人西門掛頭被人看見急墜下
城僱夫子抬至山東說了一遍消安師極口稱讚道難得七七鮑
自安冷笑道據你說得津津有味以獨劫禁牢人占罕有之事依
我評來有頭無尾有始無終該打一百個嘴掌花正芳道你說我
怎有頭無尾有始無終鮑自安道侍立一傍听我老人家教訓若
說殺姦錯悞因時迫忙這不怪你只是既然知錯後仍該將好活
殺來花振芳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掛頭之時天已發白若再伏

殺王家人等豈不知覺了我有何懼而任大爺身位專實現臥
脚倘若被捉豈不反害任大爺了鮑自安道放屁胡言想等到天
明事盡而殺姦事輕這半年光景還是日進時俟你就該仍到定
興將奸淫殺了任大爺之冤始出道就算有始有終也切牢之後
定興自然羞人趕拿因你胆小不敢再到定興縣了你且說我說
的是與不是花振芳自想道彼時之追後來也該再去怪不得今
日這個老兒責備說道真正我未想得到此不怪你責鮑自安笑
道你既受教就罷了任大爺與你相好今日我既相會也就不薄
前半截你既做了後半截該是我辦了我明日到定興走走不獨
將好夫淫婦殺之還要將王倫家業盡皆盜來以補任大爺之原
業任正千道晚生何能承二位老師開切雖刻骨難忘花老道任

大爺且莫謝他只見他的口未見他的手代他一一照言做了再謝他不遲鮑自安道我一人拍掌爲賭我能如言一一做來你當着衆人之面磕我四個頭若有一件不全我亦當衆人之面磕你四個頭何如二老正要拍掌只見外邊又走進二位英雄衆人皆站起身來相讓鮑自安道不敢京動此乃小婿濮天鵬七七一見駱弘勳在坐連忙上前相謝贈金之恩駱弘勳以禮相答又問那位英雄是誰濮天鵬說道此乃舍弟濮天鵬也弘勳立身見了禮花老姊舅消安師徒素日尺皆認得不要道名道姓不過說聲久違了任正干乃係初會便見禮通名弟兄二人與衆分賓坐下兩席鮑自安問道探听果係何人濮天鵬道乃定興縣人氏姓王名能表字全五父是現任吏部尙書叔是現任禮部侍郎因蔭襲

而得賤初任嘉興府知府眷命只帶了一個愛妾賀氏徐者婢奴
十數入家人到有二十多了早飯時尚在揚州大約今晚必至江
邊故速速回家稟爹知道任正于听得愛妾賀氏四個字不覺面
上發赤起來鮑自安得意道花振芳你看我老人家的威力如何
正要打筭尋他不料他自投我手豈不省我許多工夫且先將好
活捉獲後邊再講盜他家財不對漢天鵬道任大爺駱大爺乃是
世兄弟駱大爺又是你之恩人一客不煩二主吃飯之後少不得
還勞賢婚過江將好活捉來只對水手說至江心不必動刀動鎗
將婦子扳開把一駭男女送入江中要把奸夫淫婦活捉將來叫
任大爺處治任大爺之怨氣方才得伸而駱大爺之恩你亦撮蒼
了也漢天鵬滿口應承任駱二人回道漢姑爺大駕方回又煩再

往晚生心寔不安奈何鮑自安道當得當得衆人因有此事都不肯大飲連忙用飯吃飯之後濮天鵬起身要往後邊去鮑自安叫回道還有一句話對你講君子不羞當面你曉得昨晚金花前來與駱大爺比試便細告訴濮天鵬一遍我此刻當面言明他不過來叨駱大爺之教並無他意勿要日後夫妻爭競之門此乃我女之短濮天鵬滿面代紅往後去了有詩爲証詩曰

愛婿須同嫡子看

只因女過不糊含

今朝說被胸襟事

免得夫妻後不安

到了後邊夫妻相見自古道新婚燕爾兩相愛慕自不必言矣濮天鵬見天色將晚恐慢公差雖然是難捨難分不敢久纏遂連忙來至廳前告別衆人趕過江不言且言鮑自安問衆人道諸公請

留于此專候佳音又分付漢天鵬道千萬莫逃脫奸淫漢天鵬老
應驢得獨自出門過江去了得意老兒授計去專候少婿佳

音來畢竟王倫賀氏早被漢天鵬捉來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弘勳私地救孀婦

却說鮑自安遣了漢天鵬去後大家叙談了一會將晚又擺夜宴
眾人皆因有此事總不肯大飲鮑自安亦不諍勸消安師徒告別
回廟鮑自安分付列鋪盡皆此地宿歇次日起身用了些點心及
早飯時節又排早筵飲酒之間鮑自安得意道此時小婿也該回
來了又叫花振芳道此刻小婿捉了奸天淫婦回來任大爺之事
也等完了一半所缺者家業未來你先與我老人家磕兩個頭待
伏了任大爺之家業再磕那兩個頭花振芳道昨日原說定與做

了這些事我才算輪今他自來就便捉禽非你之能也何該磕頭之處鮑自安道該死這牲口事還在那里未來今就改變了任大爺道二位老師所賭者乃晚生之事禮應晚生叩謝大家在談論只見濮天鵬走進門來鮑自安忙問事休如何僕天鵬道昨晚過江等至更餘總不見到遂着人連夜到揚州打探回來說南京軍門係他親叔昨日早飯後自餞徵到南京拜親從邗一路往嘉興去了故今早過江來稟老爹知道鮑自安道聞得此言好不掃興緊皺眉頭不言不語坐在一邊思想花振芳道幸而方才我未磕頭倘若磕了頭我老人家的債也是惹不得的一木三利還未必是我心思想你過于說滿了鮑自安道你且莫要笑我既然說出一定要一一應言不過他二人陽壽未終還該多活几日終是我

手中之物還怕他飛上天去爲今之計無有別說鮑自安還有昨日所言之事清駕自便在大爺駱大爺同小婿兄弟二人再代十個听差的坐大船一隻何候同到嘉興走走我素知嘉興府衙左首有個普濟菴甚是寬濶你衆人到嘉興之時將船灣在河口你等十五人借菴宿歇以便半夜捉住奸夫淫婦上船將他細軟物件一併代着屈指算來往返也不過十日光景又道任大爺真怪我說你進城時候將尊容略遮掩些要緊七恐他人京疑說話之間飯已捧來大家用過花老姊身告辭鮑自安也不留他向在振于說道在大爺嘉興回來之日返回舍下就說我等不日亦回又附耳說道到家只說那事已成莫使我女兒掛懷在正于點頭道是又向鮑自安耳邊說道嘉興回來就叫任正于回山東去省

得在此漏信鮑自安蒼道曉得一拱而別駭以歎也只當他們各有私事毫不猜疑回至廳上商議在嘉興之事鮑自安叫了自家兩隻大船米麵柴薪帶足來回的動用省得下船辦買公人看出被捉各人打起各人包裹次日絕早上船趕奔嘉興去了及至嘉興北門外將船灣下代了几個行李餘者盡存船上一直來至府衙左首果有一個大廟門額上一個橫匾上有三個金字普濟菴衆人進內一看廟宇雖大却無多少僧人只有一個和尚兩個徒弟徒弟俱皆小哩不過二十上下外有一個燒火的道人濮天鵬口中三兩銀子的香資外賞了道人五錢銀子借了他後邊三間日裡住歇吃食盡都在外邊館內包送又不起火和尚道人甚是手中濮天鵬故作不知問和尚道府太爺是那里人民和尚道昨

日晚上到的任說姓王閻是北直人未曾細問是那一府那一縣
貧僧出家人也不便諄諄打听他漢天鵬聞得王倫已進了衙門
心中甚喜臨晚之間大家用了晚酒各各上床睡臥養養精神諒
王倫昨日到任衙門中自然慌忙一時不能安睡專等三更時分
方才動手衆人雖睡皆不過是連衣而臥那里睡得着駱弘勳之
床正對着樓後空窗十月二十邊起更之時月明如晝駱弘勳着
見樓後一家人家天井之中站着一條大汗有丈餘身驅搭包繫
繫腰中在那里東張西望暗道此必是強盜要打劫這個人家了
停了一停又見一女人走出來向那個大汗耳邊悄悄說話駱弘
勳道此又不是強盜又是奸情之事必無疑矣無論奸情強盜管
他做甚麼及至天交二鼓初点時候只听得一婦人大叫道殺了

人了快快救命駱弘勳將身坐起說道諸位聽見麼衆人道何事
駱弘勳道方才在樓窗看見下面那個人家天井站了一條大汗
東張西望料他是個偷鷄摸狗之輩後邊又來了一個婦人在那
大汗身邊說了几句言語我又料是奸情莫要管他此刻下邊喊
叫救命非奸情卽強盜也可恨盜財可以怎麼傷起人來了漢天
鵬道我們之事要緊駱大爺莫要管他駱弘勳伏又臥下又听那
婦人喊道世上那有姪子奸嬸娘的求左鄰右舍速速搭救不然
竟被這畜生害了性命駱弘勳聞得此言翻身而起說道那有見
死不救之禮漢天鵬攔阻不住駱弘勳上了樓窗將脚一跳落在
下邊房上伏又一跳跳在地下听得喊叫之聲就從腰門邊走至
門首其門却是半掩半開門外懸着布帘用手掀起只見那大汗

里面騎着一個婦人在地亂滾烏云散亂赤身無衣弘勳一見大
怒右廟一起照那大汗脊上一腳那汗噯啾一聲從婦人頭上
跌過睡臥地下弘勳才待上前踏他余干早已醒過驚在那大汗
身上舉拳面打在正干撲天鵬等俱進房而來那婦人連忙爬起
來將衣服穿上散髮挽起向駱大夫雙夕跪下說道蒙救命之恩
殺身難報願留名姓讓小婦人以便刻牌供奉駱弘勳道不消你
且起來將你情由所與我所那婦人站起身來說道小婦人丈夫
姓梅名高自幼念書無成小婦人娘家姓修嫁夫三年丈夫與我
同年皆二十二歲不幸去歲十月間丈夫一病身亡用手指着床
上睡的二週一個小娃子說道就落了這點骨血又指着地下那
個大汗說道他係我嫡親的姪子梅酒今日陡起不良心腸想來

欺我小婦人不從他將我按在地下欲强奸與我小婦人喊叫得
蒙恩人相救無愧見丈夫于泉下矣余千聞了他這些話大罵道
城倫孽畜留他何用今日打死便了舉起拳頭兩点相似打來梅
酒在地下哀告道望英雄手下留命小人寔無心敢欺嬌母有一
隱情奉告駱弘勳禁止余千打且住了听他說來余千停拳梅酒
怎當得被余千打得渾身疼痛難禁撐爬了半日方才爬起身來
說道諸位爺听小人稟告小人自幼父母雙亡孤身過活不敢相
瞞專好賭博將家業飄零前日又輸下了數兩之債催逼甚急寔
無償還嬌娘雖在婦居手中素有蓄積特來懇借嬌娘絲毫不拔
小人硬自搜尋嬌娘則大聲喊叫小人恐怕人來听見故按在地
下以手按口使他莫喊之意那有相欺城倫之心此皆嬌娘誣掛

之言望諸位爺莫信駱弘勳等聞梅酒之言似乎入情入禮說道
你問他要他既不與你只好慢慢的哀求你如此硬取似乎非禮
就將嬌娘赤身按地修氏道恩爺莫要信他一面之辭今日被爺
將他痛責結仇更深恩爺去後我母子料難得活之理遂將床上
一把那個娃子抱起哽咽的痛哭駱弘勳心內道若將這汗子放
了我等回寓恐去後婦人母子遭害若將他打死天明起不是個
人命官事正在兩難之際听得外邊有人打門問道半夜三更因
何事情大喊小叫但不知來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天鵬法堂鬧問官

却說余于听得有人打門問道你等何人外邊應道我等本坊鄉
保因新太爺下車恐失更古在街催更聞梅家喊叫故來查問駱

弘勳答道他係鄉保正好將梅滔交與他修氏母子自然得命了
余千將門開了走進四五個人駱弘勳將前後之事說了一遍鄉
保說道這個滅倫的畜生交與我們等天明送到嘉興縣憑縣主
老爺處治衆人將梅滔帶在那邊去了弘勳等俱要回廟修氏又
跪謝道懇求恩公姓名駱弘勳覓他諄諄遂道我乃揚州人氏姓
駱名弘勳是也遂自前門廟內而來及至樓上而下來此教你正
說話間所得已交五更撲天鵬道我們走罷衆人辭別修氏從前
門由曲巷回廟回至廟內撲天鵬道此時已是五古人皆睡醒今
日莫要下手了只要事情做得停當多住一日不妨大家盡皆睡
了且講修氏自衆人去後坐在床上悲嘆把個了頭叫起這了頭
名叫老梅起來燒些清水將身上沐浴一番天已五古那里還能

睡覺走至家堂神前焚了一爐高香祝告道願菩薩保佑駱恩人
朱衣萬代壽祿永昌又在丈夫靈前垂淚道你妻子苦非恩人答
救必被畜生強污我觀駱恩人非庸俗之流他年必要榮耀你妻
子女流之輩怎能酬他大恩你陰曹諸事暗佑他要緊正在祝告
之間不覺腹中疼痛心中說道一定是他那畜生將我赤身按地
冒了寒氣了連忙走至床邊和衣臥下叫老梅來代他揉擦一陣
重一陣疼了三五陣只听下邊一陣响亮漿包開破滿口盡是漿
水修氏不解其意又疼了一陣昏迷之間竟產下了一個五六個
月的小娃子別無他人只有一個了頭老梅在旁代爲收什修氏
自醒轉來心中京異道此胎從何得來幸虧沒有別人在此連忙
收什叫老梅將死娃子放入淨桶中端出賞了老梅二百文錢叫

他莫要說出自家睡在床上京異却說了頭老梅其年二十歲與梅酒私通一年甚是情厚雖是今在修氏房中之人而心專向梅酒二人每每商議今雖情愛終是私通倘二娘知道那時怎了諒二娘亦是青年嬌婦豈有不愛繁華風月你可硬進強奸倘若相從你我皆一道之人省得提心弔胆二娘手中素有蓄積弄他几兩你信用也好故駱弘勳着梅酒在天井之中有一女人向他耳邊說話正是老梅及衆人按打梅酒并交與鄉保老梅暗自悲傷不能解救今見修氏生下私娃滿心歡喜安放修氏臥床偷步出了門來尋我梅酒商議私娃之事且說梅酒那里真係鄉保帶去乃是这几个朋友日間約定今晚要向他嬌娘硬借倘若吵鬧起來叫他們進去解勸衆人聞得里面喊叫故假充鄉保將梅酒

代去弄酒他解悶天明謝別回家離自家門首不遠正站着老梅
慌慌張張前來看見了梅酒問道你怎麼回來了梅酒將日間所
約朋友之語告知與老梅一番老梅道你這冤家該先告訴我我
只當真是鄉保帶去叫我坐臥不寧今特前來尋你在梅酒耳邊
說道你去之後二娘腹內疼痛三兩陣後生下一個五六個月
小娃子叫我丟在淨桶之內又賞了我二百個錢叫我不要說出
二娘現在床上安睡我手里今有此事報你知道梅酒听了心中
大喜道這個賤人今日也落在我的手里我指報昨日打我那個
人做奸夫現有私娃爲証料在何處又可惜不知那人姓名老梅
道自你去後二娘諄諄求他留名他說是揚州駱弘勳私娃放在
淨桶中特來與你商議梅酒大喜道你速速回去莫要京動他人

我卽赴縣衙報告老梅暗暗回家梅酒邁步如飛跑到縣衙不及
寫狀走進大堂將古連擊几下里邊之人忙問道因何擊鼓梅酒
道小人嬸母修氏婦居一年昨晚產下五六個月私娃小人與他
爭論不料奸夫揚州駱弘勳寓居府衙左首普濟菴中後邊廟樓
居住聞得事休敗露自樓上自下及將小人痛打看看身斃小人
苦苦哀求方才饒恕似此敗門傷化倚凶歐人之事望大老爺速
速差人拏獲以正風化遲則奸夫脫逃內宅門忙將此事稟過嘉
興縣吳老爺七七簽筒取了四根板簽用硃筆標過差快二名
速至普濟菴將駱弘勳並本廟住持和尚修氏老梅並私娃一案
拘齊听審將老梅梅酒押在外邊伺候不多一時衆人齊上衙
前余干早將原差兩個巴掌打回駱弘勳難阻今日若不到案反

令他道我惧罪不前不分皂白了從來說是虛是寔不得欺人不
走是真才寔料怕他恁的故同原差至縣原差進內通知人犯俱
齊內宅門稟過老爺不多時听得里面云板一响几聲吆喝吳老
爺坐了大堂分付將駱弘勳奸夫代上駱弘勳不慌不忙走至大
堂上謹遵法堂規矩朝上跪下吳老爺問道怎樣與修氏同奸從
頭說來駱弘勳道小人揚州人氏修氏乃嘉興人相隔几百里怎
能與他通奸昨日方至嘉興人借寓普濟菴中因夜間聞得修氏
喊叫救命世上那有見死不救之禮遂至其家走進房門見一條
大汗騎在婦人身上那婦人赤身露体臥于地上亂滾小人用脚
將那大汗踢倒問其由頭方知是他嫡姪欲欺嫡母後被本坊鄉
保叫門將梅消領去小人卽回廟中安歇他事非我所知吳老爺

道杙梅滔上來問道你這奴才你自滅倫反怪別人爲奸梅滔道
他被小人捉住與嬸母約定此言但只私娃可知了吳老爺又喚
知尙問道你是個出家人怎麼與他牽馬駱弘勳他與你多少銀
子在你廟中住了多少日子了從寔說來和尙道僧人乃出家人
豈肯做這造孽之事姓駱的一衆人有十數個昨日午後才到僧
人廟中通奸之事僧人寔不知情吳老爺又喚修氏問道你與駱
弘勳几時通奸的從寔說來免受刑罰修氏道小婦人一更天氣
已竟脫衣安睡梅滔這個畜生推進門來欲行滅倫之事小婦人
不從他將小婦人按納在地強而爲之小婦人喊叫幸虧駱恩人
相救素日亦無會面那有奸情之事吳老爺又喚了頭老梅問道
你主母與何人往來自然不能瞞你從寔說來老梅道家爺在世

是有名氣的家業頗有親戚朋友符來甚多婢子那能多記吳老爺道我不問你家些人我問你家主母與何人情厚往往進主母房中走動老梅道並無他人情厚用手一指駱弘勳就是見他往往走動說他是主母姑表弟兄別事婢子不知吳老爺又問修氏道你還有何說修氏道此必梅潛相教之言老梅依他謊語老爺不要屈人吳老爺道你丈夫死去一年此胎從何得的還敢強辯修氏道此胎連小婦人亦在京疑不知因何而得吳老爺大怒道那有無夫而孕若不動刑料你不招分付將修氏撻起來一呼百應一時撻起修氏道便將雙手斷去也不肯恩將仇報一連三撻未有口供又問駱弘勳道你到底几時通奸一一說來駱弘勳又將前詞說了一遍吳老自說把鄉保喚上來問道你等昨夜如果

將梅酒領來麼彼時他如何吵鬧的鄉保道小人並不知道何會領梅酒這話駱弘勳在旁回道昨夜不是這人領去的老少不等些有五六個人稱是鄉保小人亦不認得特的打門相問聞得嫡姪欺奸嬖母持代了去今早來稟老爺處治吳老爺大怒道卽此虛言可知奸情是真了若不動刑諒你必不肯招分付兩邊拾夾棍上來下邊連聲答應把夾棍拾到堂上正待上前來拉駱弘勳勸刑只見一人跑上堂前將用刑之人三拳兩脚打得東倒西歪遂將夾棍一分三下干持一根在堂上亂打又聽見一人大叫道巫醫好人爲奸這宗瘟官要他何用代百姓除此一害只听衆人答應曉得堂上不知多少好汗也有拿板子的也有拿夾棍的還有將桌上踹倒持桌腿的亂打一番

欲將酷刑追口供

惹得狼棒傷身來

畢竟不知何人在堂亂打亦不知吳老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爲義烘堂回龍潭鎮

却說嘉興縣吳老爺正分付人拍夾棍夾駱弘勳余謙跑上堂來把用刑之人三拳兩腳打得東倒西歪又將夾棍劈開手持一棍在堂上亂打濮天鵬大喝一聲爾等還不動手等待何時任正干駱弘勳並帶來的十幾個英雄各持棍棒亂打一番濮天鵬兄弟只奔暖閣來搶問炤吳老爺見事不好抽身跑進宅門將宅門關閉衆書班衙役人等荒滑的見勢凶惡預先跑脫恃強者還在堂上吆喝禁止餘者盡被余謙五位英雄打得臥地而辱濮天鵬恐

再遲延城門一閉守城兵丁來捉則不能安然回去到家必受者
岳的悶氣說到還不出城等待何時大家听得各持棍棒打出頭
門照北門大道而行行至普濟菴將行李取出棍棒拋棄各持着
自用的器械奔北門行走只些英雄皆怒氣冲天似天神模樣那
個還敢上前攔阻一直出了北門來到自己船上合水手拔毛開
船上龍潭去了且說嘉興縣衙門中衆人去半日有躲在班房中
之人听得堂上清靜爲有一片哼聲方才大胆走出房來一看見
衆人已去走至開了暖閣門稟知凶人已去請老爺出堂吳老爺
重正衣冠復坐大堂道只些強徒往那里去了有人稟道方才出
北門上船去了吳老爺道駭弘勳是揚州人自然是仍回揚州本
縣隨後差人行文赴揚州捉他未遲其餘人犯現在何處速速齊

來問供眾衙役領命往衙外齊人堂上受傷之人過來稟道小的頭已打破那個說小的脇骨踢折了吳老爺道每人賞銀二兩回來調理發放受傷人畢奸情人犯拘齊吳老爺喚上修氏問道你若寔說與駱弘勳几時通奸本縣自然開活與你你若隱而不言只番比不得先前了你可速速招認本縣所罪歸與駱弘勳一人好行文書去拿他毫不難爲你修氏道寔與駱弘勳無私叫小婦人怎肯相害吳老爺分付着是拶只奴才又是一三收修氏昏而復醒到底無有口供吳老爺自道若不審出口供怎樣行文拿人修氏連拶九次毫無招供這便怎了又想道總在刑衙身上追個口供罷了遂喚和尙問道你廟中所寓一班惡人其情事小據本縣看來真是一夥大盜既在廟中歇息你必知情或知情或強

盜你說出一件本縣卽開放與你若不寔說仔細你兩隻狗腿和尚道寔係昨日來廟別事僧人不知吳老爺大怒道若不夾只禿囚諒你不肯招出正是
可憐佛家子
無故受非刑

一收一問和尚不改前供吳老爺也無奈何只得寫了監票將和尚下監修氏交官媒人管押老梅令梅酒領去私娃子用竹筒盛注寄了庫待行文捉拿駱弘勳再審發放已畢旣今日烘堂之事難瞞府台太爺命外班伺候親自上府衙面稟來至右前頭門之外下轎步行宅內家丁投遞手本裡邊傳出面見吳老爺來至二堂王倫命坐問道何縣稟見家丁回道嘉興縣在外伺候傳他進來吳老爺參見已畢王倫命坐問道責縣今來有何事請吳老爺道舉職今日審一件奸情奸夫駱弘勳他十党有十數餘人大鬧

卑賤法堂將書役人等打得頭青眼腫卑賤若不速避亦被打壞
特稟公祖大人知道王倫听得駱弘勳三字卽打了一個寒京假
作不知問道駱弘勳那裡人氏吳老爺道他是揚州人氏王倫道
揚州離此不遠速行文書捉拏要緊有了駱弘勳餘衆則不難了
吳老爺領命一躬回衙連忙差人赴揚只且不提却說鮑自安在
家同女兒閑談道嘉興去的人今晚明早也該回來了金花道等
賀氏來時女兒也看看他是何等人品王倫因他就費了若了明
精神鮑自安道臨行我叫他們活捉回來我還要審問審問叫他
二人零零受些罪兒肯一刀誅之便宜這奸夫淫婦麼正談之間
家人稟道濮姑爺一衆回來了鮑自安道我他們也該回來鮑金
花興頭勃勃隨父前來觀看賀氏閃在屏門以後跼立鮑自安走

出廳問任駱二位道辛苦辛苦又向濮天鵬遂將嘉興北門灣船借寓普濟菴原意三更時分動手不料左邊人家姓梅謫姪強奸嬌娘駱大爺下去搭救次日拘訊硬証駱大爺爲奸夫欲加重刑我等烘堂回來未及捉奸夫淫婦鮑自安道只才等做好漢苦叫駱大爺受他一下刑法令山東花老他日知之笑殺似此等事你多做几件老夫總不貶你只是有此烘堂一興嘉興諸事防獲嚴了一時難以再去待寧靜上上你再多帶几個人同去走走罷了鮑金花在屏門後喇的一笑說道自家怕事倒會美傍人鮑自安道我怎麼怕事金花道山東花叔叔不能一下定興捉殺奸淫你笑他胆小今日你因何不敢復下嘉興又說甚麼稍遲叫傍人再去爲你值錢別人都是該死的鮑自安道這是連日勞碌了姑老

爺的大駕了姑奶奶心中就不歡喜連你都笑起來了明日花根
方越要笑話拼着只老性命明日就下嘉興走走何妨仕駱三位
見他父女二人上氣忙解勸道日月甚長何在一時俟寧靜七日
再去方保萬全鮑自安道二位大爺不知我只姑奶奶自幼慣成
的今日這就是算得罪他了有十日半月的咒罵還不肯饒我哩
我在家中也難過越此下嘉興走走一則代任大爺報仇二則躲
躲姑奶奶還少不得請二位大駕並余大叔同去頑頑今番多帶
十來個听差的連私娃一案人都代他來我要審他的真情那修
氏倒的有個好夫任駱二人並濮天鵬兄弟齊說道修氏連受三
拶總無口供看只光景真無好夫鮑自安笑道駱大爺同濮天鵬
尙未完婚小婿雖然成親而未久任大爺亦未經生育故不深明

此中之理老夫一生了十數餘胎只存小女一人那有不夫而
成孕者我說衆位不信侍把一衆盜來當面審典諸位看看對漢
天鵬道煩姑老爺到後邊多多拜上姑奶奶將我出門應用之物
與我打起一個包裹我明日就離他眼了家內之事拜托賢昆仲
二位料理我想嘉興縣旣知駱大爺是揚州人烘堂之後必定是
到揚州捕捉你到江邊囑付擺江船上凡遇嘉興下文書者一個
莫要放過才好倘若過去揚州江都縣必差人赴駱大爺府上捉
人京赫了老太太則我之過漢天鵬兄弟一一領命鮑自安又撥
兩隻大船裝載米麵柴薪代足所差百十人中揀選了二十個能
手各打包裹今日之事提過第二日清晨大家上船又往嘉興下
文書之人真一個不能過去凡衙門之人出門就帶三分勢利氣

象船家不問他他自家就添在臉上自稱道下文書的使船家不
敢問他討船錢那些船家听漢天鵬分付之後逢有下書之人連
忙單擺他速過江心船漏一抽翻入江心嘉興縣見去人久不回
來又差人接僱及到江邊仍然照前一樣嘉興離揚州離無多遠
其信不能過江也不必多言再說鮑自安兩隻大船又到嘉興因
前日灣船北門今日在西門灣下臨晚鮑自安將夜行衣服換上
應用之物俱揣入懷中亦不過火悶子並鷄鳴奪魂香解藥等類
兩口順刀插入腿中那二十位英雄亦各自裝扮停當起更將後
鮑自安告辭任駱二人帶領衆人赴此城門未閉欲進府前來捉
王倫賀民不知好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